

陈大愚 喜即开心 笑可解忧

陈大愚自述
即使无法超越我爸
也要做最好的自己

虽然我不喜欢谈论我爸对我的教育和影响,觉得不具有普遍的参考意义,但是我爸成为今天的我,确实和我爸脱不开干系。从小他就给了我很大的自由,让我能专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。只有自己想出来的东西,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。别人告诉你的不是直接经验,用起来没那么得心应手。这个世界你得自己琢磨,不琢磨没意思,不能光等着别人来教。

其实我爷爷陈强、我爸陈佩斯都是一类人——直来直去,待人热情,可能有些许张扬,但从来也不端着。特别是在我爸的世界里,没有任何条条框框,开心和不开心都会写在脸上。我们父子俩平时的相处特别轻松自然。他一旦板起脸来,基本上都是在教我立规矩,比如说在饭桌上的规矩,对待长辈的规矩。我爸当过兵,规定我吃饭要限时,可小时候淘气,喜欢边吃边玩儿。有一次我吃饭超时了,我爸忍无可忍,打我手板,差点儿把筷子打断了。有了这一回,我也长记性了。

有言传,更多的是身教。我记得自己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我们一家三口开车去郊游,路上看到两车相撞,其中一辆车撞在了树干上,车头都变形了,司机身受重伤。我爸什么也没说,上去就把那个浑身是血的人拉出来,抬到自己的车上,送到医院。当时我看到很多血,很害怕,但长大以后回想起来,意识到我爸这个人很勇敢、很坚定,是我的榜样。他对我影响都在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里。

父辈们教会我很多东西,比如谦虚、平等的观念,让我学会低调做人,耐得住寂寞,通过事儿去打磨自己,不被外界的评价所影响。我觉得认真生活特别好,也很享受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我喜欢种菜,我爸也喜欢,他开玩笑说我们爷俩儿是解锁了种植天分的人。前一阵子在家,我买了一堆芦丁鸡的蛋,每天拿热水袋正反两面地孵,成功孵化出了一群小鸡。现在它们都已经长大了,我每天中午去看,准能拿到4个小鸡蛋。我的孩子们也跟我一起玩儿,就像我小时候和我爸互动一样,有陪伴,但又各自做着各自的事。我养小鸡,他们在旁围观观察记录,可认真了。

我不得不承认,“陈佩斯的儿子”这个标签于我而言是一种幸运,让我自带光环,但也是一种无形的枷锁,让我多多少少觉得有些不自在。时至今日,人们仍会拿我和我爸做比较。其实这事儿就在于自己如何看待,人家为什么做这个对比?我想是因为在乎我们父子俩,喜欢我们父子俩,也希望我能快快成长起来。所以我与其整日盯着别人的评价内心纠结,不如把它变成动力。即使无法超越我爸,我也要去做最好的自己,通过努力让身边的人生活得更好,给更多的人带去快乐。



陈大愚

1989年出生,大道文化签约演员、编剧、导演。主演话剧《托儿》《阳台》《惊梦》,编剧并导演话剧《青春保卫战》,获首届“北京戏剧新势力潜质创作人”奖。

磨,从小养成了爱琢磨的习惯。当然也有我们一起做的事儿,比如我们一起做了个木头鸟窝。但最后失败了,因为我们发现小鸟压根儿都不去,因为这种窝太刻意了,它们喜欢在石头缝儿里搭窝。

记者:旁人容易有一种感觉,就是你的路像是被父亲安排好的,是这样吗?

陈大愚:如果是那样的话,我就一定不会当演员。我从小喜欢学理科,物理、数学、生物成绩都比较好,出国留学的专业是细胞生物学。我的偶像是袁隆平,我希望自己也能利用生命科学改善人们的生活,当时真是这么想的。随着年龄增长,经历了一些事情,我发现当你真正用心去关爱别人的时候,最直接的也许不是科学技术。从我爸的经历中,我也感受到人文的东西恰恰最能直击人心,好的故事可以给人提供特别大的支撑。我看到我爸用喜剧去消解人们心中的烦恼,用故事给人带去力量,也用讽刺去让人保有敬畏之心。我决定改行。得知这个消息,我爸我妈都郁闷了好几个晚上。他们不想让我干这行,但不好意思直接给我泼冷水,所以让我先试试,搞不好用事实逼着我知难而退。没想到我一点点摸索出自己的方法了。

记者:你觉得父亲对你的教育成功吗?你自己又是怎样教育孩子的?

陈大愚:我不喜欢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别人,我爸算是特例,我跟他更不一样。因为他很早就成名了,家庭条件也还不错,那么他对我要求就会相对宽松很多,反而更注重陪伴以及对我其他方面的培养,所以我觉得别人没法借鉴他的教育理念。有的耳朵根儿软的家长,天天看别人怎么教育孩子,越看越焦虑。别!看!家哪有本难念的经。

文 刘达

你又和父亲同台出演话剧《惊梦》,这种传承是必然的吗?

陈大愚:其实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《父与子》,和大家看的感受确实不太一样。我看的时候会觉得爷爷特别亲切,很开心也很怀念他。我会边看边评价:“你看,爷爷还在那儿演呢!”而看我爸时,会觉得是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。因为他出演《父与子》时年纪跟我现在一样,我会不自觉地想,如果我来演这个角色,我会怎么演?他哪儿处理得肯定没有我好。哈哈,演员得有自信,不然宁可不要。所以在别人看来是传承,而在在我看来,我们是同道中人。人这一辈子能有这样的“对手”和同道,肯定就不寂寞了。

无论途径、媒介怎么变
传播快乐的功能不会改变

记者:你是如何理解喜剧的?

陈大愚:喜,即开心,让人喜悦,笑,解忧。剧,是故事,要给人内心以力量。其实我没有把喜剧当成一种高雅艺术,喜剧更像一个服务行业。打个比方,按摩师傅讲究力道,按一下就知道力道合不合适。我们有点儿类似,就是这个笑点戳下去,观众是什么反应,再返回来看自己的轻重缓急,起承转合有没有做好?喜剧有很强的功能性。如果观众看了你的表演却不笑,你说你喜剧演员干啥来了对吧?

记者:你喜欢舞台表演还是其他形式,在喜剧方面的目标是什么?

陈大愚:我很感谢舞台对我的历练。它是现场的艺术,演员表演的时候观众就会给出回应。这种及时反馈能够帮助演员找到问题,提高表演水平。当然,我也不想给自己设限,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我都想尝试。如果说有什么目标的话,就是希望能给别人传播快乐。无论形式和传播途径、媒介怎么变,传播快乐这个功能不变就行。

记者:有没有总结过自己的表演风格?

陈大愚:我的表演偏向于市井。我没有我爸的表演那么机敏、有力量,我可能更放松一点儿,也可以说是“懒”,但这样子比较适合我。我不会强迫自己往哪儿走。表演是很人性化的艺术,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路。每个人的表达方式和特点不同,得靠自己去琢磨、去尝试,别人爱莫能助。不是说父辈多厉害,就必然能把儿子教好。他是他,你是你,两个人内心状态不一样。拿他的经验来套在你身上,没用,不合适。所以没有一个艺人能保证自己的孩子可以百分百开窍。需要根据你自身的条件和特色找到适合你的表达方式,知行合一。

用喜剧消解烦恼
用故事给人力量

记者:你和父亲的相处模式是他说、你听吗?能否讲讲自己的成长故事?

陈大愚:40年前,我爸承包了一片荒山植树造林,那片山承载了我很多童年回忆。那时候只要我爸人在北京,每周我们都会一起去爬山,雷打不动。他看山,我自己玩儿。我挖过蚂蚁,可别小看挖蚂蚁这个事儿,对一个小孩子来讲是个大工程。你知道在山里面要成功挖出蚂蚁得挖多深吗?至少两米起步!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,还得专注,不能半途而废。我爸不管我,就得自己琢

展我们评剧“净行”这个行当。”尚先生听完特别高兴,很认可我的想法,看完我演出的资料以后,就同意我拜师了。

拜入尚长荣先生门下
恩师传艺毫无保留

2007年,我正式拜尚长荣先生为师。恩师对我还是比较肯定的,将京剧架子花脸与铜锤花脸的技巧,将“说唱念做演”的精髓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。但也给我指出了错误,比如《秦香莲》里有一个场景,一般通称都是“僵尸躺”,“啪嚓”一下摔在地上。做完这个动作之后,我知道我成功了,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。我就觉得,真的有一天,我真的等到这一天了!

评剧院有一位鼓师叫王寿年,他跟我说:“你要是拜了尚长荣先生为师,那他准能给你好好说说,你就能更好了!”以前我只知道尚长荣先生是极负盛名的京剧净角艺术家,但并没有仔仔细细地去研究他的作品。听王寿年说完,我开始认真地去了解尚长荣先生,看他的演出作品。看完以后我真是不敢相信,怎么还有这么棒的演员!他开创了“花脸铜锤唱,铜锤花脸架子演”的模式,演什么角色都能入木三分。另外,他除了京剧弟子,也收过一些地方戏演员为徒,我觉得我可能有机会。

然后我就去了上海,去拜访尚长荣先生,提出来要拜师。尚先生问:“你为什么来拜我?”我说:“评剧的剧目比较少,评剧程式化的东西也比较简单,从脸谱到穿戴到发音,都有一定的局限性。我想跟您学,特别想借鉴京剧的一些发音方法、表演手法,来发

展我们评剧“净行”这个行当。”尚先生听完特别高兴,很认可我的想法,看完我演出的资料以后,就同意我拜师了。

的脸了,就靠眼睛来传神了!”在拍摄时我发现,电影的呈现方式和舞台的呈现方式不一样,除了眼神、动作,包括很多表情,甚至人物的一颦一笑,都需要反复琢磨和重新设计,才能准确表达剧中角色的情绪和情感,才能把角色演绎得生动传神。也就是说,虽然都是在演一出戏,但差异还是很大的。由此我愈发领悟到眼神的重要性。后来我在《海棠红》里饰演沈万昌大师,这是一个反面角色,他的眼神里带着一种“淫色”,一种“谄媚”,一种“奸诈”,为了演好这个坏人,我必须要把这些特点通过眼神表现出来。

能和恩师学艺,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事。恩师常教导我:“做平常人,演不平常戏。”他将同行视为好友,突破界限“串门”收徒,其实这才是我们国粹艺术的价值取向。2017年,我拜评剧表演艺术家韩学门为师。韩学门是评剧魏派创始人魏荣元先生的入室弟子,在天津是最早学魏派的净行演员,对魏派艺术领悟颇深。我师承韩学门先生,名正言顺归入魏派门下,成为第三代传人,更深刻地掌握了魏派的艺术真谛,渐渐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观众说我有“台缘儿”,说我刻画人物,对我来说这是最高的评价。

到社区义务教评剧
把舞台留给年轻人

2010年,天津评剧白派剧团成立后,我是第一批调来的演员。开始我们连演了十几场《秦香莲》,最后一场演出那天天下起大雪,来了很多观众,还有年轻人搀着老人来的,场面特别感人。散戏后我们演员冒着雪去吃夜宵,我说:“连着演了那么多场,我本来以为我唱不下来,没想到我还挺挺活!”

这些年我和王冠丽团长合作过很多

经过10年磨砺
我终于能跟父亲同台了

记者:2013年你担当话剧《托儿》男一号,今年7月来津演出你既是复排导演又参与了改编,这部剧对你有什么特殊意义吗?

陈大愚:确实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这是我第一次同时担任复排导演、改编和主演,压力比较大。与2013年的版本相比,这次从舞美设计到演员的服装,甚至整体节奏和互动性都做了调整。为了适合当下人们快节奏的观看习惯,我们在一开始的10分钟加快了节奏,帮助观众快速找到观看感觉。等观众适应之后,再一点点地把节奏降下来,一步一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。在舞台设计上也做了更新,加入了一些流行元素。

记者:创作过程中和父亲产生分歧怎么办?

陈大愚:分歧肯定是有,这是很正常的思想碰撞和互相论证的过程,特别是随着我能力的增长,我们在艺术见解上也会出现不同观点,不再像过去那样什么都听他的。我们的解决办法就是尊重客观事实,尽量科学地去验证。简单说,就是咱听观众的。比如《托儿》这个戏,我希望舞台上男反和女一谈恋爱的时候,有一名店员抱着吉他在旁边弹唱。他觉得特别浪漫。但我认为现代人更注重隐私,舞台演出也不能脱离生活。你想,这俩人正谈恋爱呢,旁边有这么一个人盯着看,都没有私人空间了。我建议放段音乐,调剂一下气氛就行了。后来我们这两个版本各演了几场,他也觉得我那一版的现场效果更好,就妥协了。我也挺服我爸的,他能服软儿。所以我们爷俩儿的解决方法就是靠事实,靠验证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,改变一两个变量,来实验一下。

记者:8月开启《惊梦》全国巡演,这是你登台10年来首次和父亲同台,如何看待这次合作?

陈大愚:10年的磨砺,我终于“配得上”跟他同台了。如果放在以前,我能力还不太强的时候,我肯定自己就“吓死了”。没有前10年的打磨,我没有资格和他同台演出。这个“配得上”其实和别人的认可没关系,我要反复验证自己的表演,将自己的思想或者想表达的内容外化成准确的表演,让观众能看得很明白。要说在10年前我刚入行的时候,如果我爸就带着我跑剧组或者趁热上各种综艺,那我应该比现在有名。但是10年后我肯定不配和他一起演《惊梦》。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被名利迷了眼。

记者:《惊梦》这次父子同台的感受如何?

陈大愚: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艺术创作体验。演出过程很轻松,不仅能自由发挥能量,更能擦出火花。因为参演的老师们能力都很强,刘天池、巫刚、刘勇、何宇等老师,还有出演士兵和农民的演员,都是经过多年实践的专业演员。演对手戏的演员都能接得住你的表演,然后再反馈过来。台上就像传球打配合一样,你把球传过去,对方接住以后再给你传回来,不是拿拳头硬撞,而是先接住,再回传,非常有趣。你能感觉到观众的注意力随着舞台上焦点的变化而变化,所以演员要做的就是衬托着戏走,把焦点放在戏上,而不是要突出自我。有时候演员如果劲儿使大了,就变成抢戏了,很微妙。

记者:人们笑称你们家有祖传的“包袱儿”,爷爷陈强和父亲陈佩斯合作过电影《父与子》,现在

做喜剧之前,陈大愚在美国先是学细胞工程学,想从事科研工作。身在异国他乡,因为孤独,他慢慢理解了父亲为什么要以喜剧的方式给人带去欢乐与温暖,于是决定于承父业。2010年,已在外国学了两年戏剧的陈大愚回国,加入陈佩斯组建的大道喜剧创作训练营。这时的父亲又像“山”一样挡在陈大愚面前,为的是打磨出一名合格的演员。他告诉陈大愚,做演员不能仅仅会演戏,还要懂剧本、会导戏,知道怎么调整灯光,要长真本事。

跨过高山,奔赴热爱。33岁的陈大愚继续不疾不徐地探索。今年7月,他携手大道文化的众青年演员在天津大剧院上演话剧《托儿》。8月,话剧《惊梦》开启全国巡演。这部讲述昆曲戏班在战乱中艰难求生的戏剧,是陈佩斯、陈大愚父子二人首次同台。陈大愚扮演剧中少东家一角,更担任了执行导演。面对成绩他仍十分清醒:“长久以来我的家人都摆得清自己的位置,我也是,我知道自己什么水平,只要能给大家传播快乐就足够了。”

讲述

从桂剧转行评剧,拜京剧艺术家尚长荣为师 做平常人,演不平常戏

口述 王杰 撰文 陈茗



王杰(左一)与学生们

王杰是天津评剧白派剧团的花脸演员,常演剧目有《包公赔情》《包公三勘蝴蝶梦》《谢瑶环》《三关明月》《金沙江畔》《无双传》等,并与评剧表演艺术家、白派传人王冠丽联袂完成了《海棠红》《秦香莲》《临江驿》《闹学府》《朱痕记》等“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”的录制。他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先生的亲传弟子,并师承评剧表演艺术家韩学门、高金元等,经过多年的舞台实践,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。不久前,他做客天津电视台文艺频道《最美文化人》栏目,畅谈了自己戏曲人生中的酸甜苦辣。

从桂剧转行唱评剧
苦熬多年换来机会

我是1960年出生的,在广西梧州一个小县城长大。小时候爱唱戏,跟着收音机学会了很多样板戏。梧州市剧团招学员,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唱了两段,竟然被录取了,正式开始学桂剧。桂剧有京剧的神韵,伴奏、板式都和京剧很接近,最大的区别是方言。我学的是花脸,跑了10年龙套,很难熬,很痛苦,但我想这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吧。

1984年,我转入天津评剧院。从一个剧种跨到另一个剧种,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挑战,时常受到打击、遭人轻视,但是我不愿意随便认输,心里定下目标——一定要站到舞台中间。

2000年,我40岁了,评剧院排演《三关明月》,准备参加中国戏曲节的演出,我是杨五郎这个角色的第二梯队。排练时,原定唱杨五郎的演员不小心把锁骨摔伤了,领导说:“叫王杰补上。”这时离演出还有半个多月,导演为了帮我尽快把这个角色拿下来,想取消一些难度比较大的动作,跟我说只要把唱和念做好就行了,先把这火救下来。当时我心里就俩字——不

服!他原来有的,我就得有!我跟导演说:“都不能变,您就放心吧!”

结果我圆满完成了中国戏曲节的演出。回到天津后,评剧院安排了一场汇报演出,我在台上最后一个动作是“僵尸躺”,“啪嚓”一下摔在地上。做完这个动作之后,我知道我成功了,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。我就觉得,真的有一天,我真的等到这一天了!

评剧院有一位鼓师叫王寿年,他跟我说:“你要是拜了尚长荣先生为师,那他准能给你好好说说,你就能更好了!”以前我只知道尚长荣先生是极负盛名的京剧净角艺术家,但并没有仔仔细细地去研究他的作品。听王寿年说完,我开始认真地去了解尚长荣先生,看他的演出作品。看完以后我真是不敢相信,怎么还有这么棒的演员!他开创了“花脸铜锤唱,铜锤花脸架子演”的模式,演什么角色都能入木三分。另外,他除了京剧弟子,也收过一些地方戏演员为徒,我觉得我可能有机会。

然后我就去了上海,去拜访尚长荣先生,提出来要拜师。尚先生问:“你为什么来拜我?”我说:“评剧的剧目比较少,评剧程式化的东西也比较简单,从脸谱到穿戴到发音,都有一定的局限性。我想跟您学,特别想借鉴京剧的一些发音方法、表演手法,来发